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
二
辑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二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二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3·9 定价: 0.46元

(内部读物)

目 录

一、李贽师友论学书信、答问及李、耿论争

(一) 李贽师友论学书信、答问·····	(2)
余永宁辑：《永庆答问》·····	(2)
袁中道编：《柞林纪谭》·····	(7)
焦 竑：《焦氏笔乘》、《澹园集》及其他·····	(20)
李元阳：《李中溪全集》·····	(28)
李见罗：《正学堂稿》·····	(31)
祝世禄：《环碧斋尺牋》·····	(33)
杨起元：《证学编》、《杨太史家藏文集》·····	(37)
梅国桢：《孙子参同契序》及其他·····	(40)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	(42)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敝篋集》·····	(47)
袁中道：《珂雪斋集》、《游居柿录》·····	(59)
陶望龄：《歇庵集》·····	(69)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73)
(二) 李、耿论争·····	(75)
耿定向：“与李公书”·····	(75)
李 贽：“答耿司寇”·····	(78)
耿定向：“与邓令君”·····	(81)

李 贄：“答邓明府”	(82)
耿定向：“答友人问”	(84)
李 贄：“答周柳塘”	(86)
耿定向：“与吴少虞”	(87)
耿定向：“与萧给舍”	(92)
耿定向：“求傲”	(93)
耿定向：“纪梦”	(95)
李 贄：“答耿中丞论谈”	(96)
耿定向：“遇聂贄言”	(98)
耿定向：“学象”	(100)
管志道：“答李居士卓吾叟书”	(101)

二、明清人论李贄

汤显祖：《汤显祖集》	(106)
〔附〕汤显祖：《李氏全书》总序	(109)
吴从先：《小窗自纪》	(111)
〔附〕1. 姚舜牧：《史纲要领》小论序	(115)
2. 姚舜牧：裁订《史纲要领》	
间出小论序	(116)
孙 毓：《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	(118)
陈仁锡：《无梦园集》	(120)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三家村老曲谈》	(122)
顾大韶：《顾仲恭文集》、《炳烛斋随笔》	(123)
张 鼐：《读卓吾老子书述》	(126)
张师绎：《月鹿堂集》	(128)
〔附〕张师绎：《李温陵外纪》序	(130)
张大复：《梅花草堂集》、《闻雁斋笔谈》	(131)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	(134)

张 燧:	《千百年眼》	(135)
刘宗周:	《刘子文编》	(141)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有学集》、 《列朝诗集》	(142)
徐 芳:	《悬榻编》	(149)
薛 冈:	《天爵堂文集笔余》	(150)
萧士玮:	《春浮园别录》	(151)
卢世淮:	《尊水园集》	(153)
梁维枢:	《玉剑尊闻》	(154)
王守谦:	《小隐窝爽言》	(155)
李中黄:	《逸楼四论》	(156)

释真可:	《紫柏老人集》及其他	(159)
释袞宏:	《竹窗随笔》	(161)
顾宪成:	《顾端文公遗书》及其他	(163)
周应宾:	《识小篇》	(165)
蒋以化:	《西台漫记》	(166)
陈汝琦:	《甘露园短书》	(168)
陶奭龄:	《小柴桑喃喃录》	(170)
白胤昌:	《容安斋稣谈》	(171)
艾南英:	《天佣子集》	(173)
〔附〕张伯行:	《正谊堂文集》	(173)
陈钟璜:	《与曾弗人书》	(174)
张 岱:	《瑯嬛文集》	(178)
李 颀:	《二曲全集》	(179)

佚 名:	《朝野异闻录》	(180)
------	---------	-------

沈德符：《野获编》	(182)
伍袁萃：《林居漫录》	(184)
顾炎武：《日知录》	(185)
王夫之：《船山遗书》、《明纪野获序》	(186)
方以智：《东西均》	(191)
谈 迁：《国榷》、《枣林杂俎》	(193)
王宏撰：《山志》	(194)
石成金：《天基狂言》	(197)
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98)
〔附〕纪刻本刘侗、于奕正合著 《帝京景物略》跋	(217)

三、外国人论李贽

吉田松阴：《己未存稿》	(220)
福兰阁：《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	(222)
〔附〕冯君培：《评福兰阁教授的 李贽研究》（摘录）	(227)
裴化行：《利马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	(230)
〔附〕李贽：“赠利西泰”	(233)
〔附〕李贽：“与友人书”	(233)

四、附录——云南等地所见李贽诗文选辑

光明宫记	(236)
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	(237)
禄劝州知州题名碑记	(238)
龙山说	(240)
《四海说》付题	(241)
致梅国桢信	(242)
共城唱和诗	(243)

青莲寺（二首）	(245)
九鼎山	(246)
鸡山钵盂庵听经喜雨	(247)
在云南写的对联	(248)
编 后	(249)

18-00000

[illegible]

(一) 李贽师友论学书信、答问

余永宁辑：《永庆答问》

书《永庆答问》序

此编皆秃翁寻常情况，被余常吉、吴得常两人等闲拈出，便如《传灯》数则公案，盖非秃翁不能道，非两人亦不能述也。得常剃发远游，未几而歿，秃翁亦以壬寅化去，独常吉在耳。读之回忆畴昔，不任惘惘，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传无尽，则续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虽谓秃翁为不死可也。焦竑题。

永庆答问

万历戊戌仲夏，古歙余永宁、吴世征同游白下，问学于杨复所先生。先生谓曰：“温陵李卓老，今之善知识也，现寓永庆寺中，曾相见否？”对曰：“久从书册想见，却未清见。”曰：“何不亟请见？”一友从傍曰：“闻其不肯与人说话。”先生曰：“就是不说话，见见也好。”又一友曰：“闻其常要骂人。”先生曰：“他岂轻易骂人？受得他骂的方好。”征因问师见卓老有何印证。先生曰：“有什么印证？”征又问师学与卓老同异。先生曰：“有什么同异？就是有不

同处，也莫管他。”

宁、征涓日偕洪石夫、汪震甫谒卓老，值李如真先生、李朱山先生及远近诸友咸在。诸友或识或不识，皆不通姓字，不叙寒温。方坐，朱老诵（谓）卓老曰：“老先生肚里是何等空空洞洞！”卓老随大声曰：“我方才吃了两碗粥，有什么空空洞洞！”坐定，一友问何以超生死。卓老逊朱老曰：“李老先生请说。”朱老又逊如老曰：“李老先生请说。”如老又复逊卓老曰：“还是李老先生请说。”坐有言者曰：“三位都是李老先生。”卓老慨然审顾曰：“正是。此之谓三有‘礼’焉。”合坐皆失笑。其友寻复申请。卓老曰：“生死原是超的，你要出生死，便入生死了。”言已，复且弹扇，且申语曰：“生死原是超的，要出生死，便入生死。只是此处也要晓得，所以又不可不学。”坐中皆竦然。一友因更端问养生之道。卓老曰：“养生——主。”寻又曰：“养生——主。”因问李如老曰：“闻庖丁言得养生，作如何会？”如老曰：“庖丁解牛善刀刀不损，至人游世善生生不戕。”卓老默然。坐中有问薪尽火传之旨者。如老曰：“世人只知焚薪得火，不知薪尽火传，复焚薪，复得火，火无尽也。”卓老曰：“这等说来，轮回生死，便了不得了。烧柴就有火，没有柴就没有火，拿柴烧又有火，无尽是无尽，却轮回了。须要晓得，没有柴时，其火自在。如今当下都是火。”时楚中杨凤里侍。卓老忽顾谓凤里曰：“柴几多一挑？”对曰：“四分。”卓老曰：“好买一挑来烧火。”凤里未对。有顷，李如老、吴远庵徐及无念上人相见，语卓老曰：“他道如何？”如老意属余邑洪石夫陈对。石夫起曰：“上人昨所言大要云：‘闻见不好，该去了他’。”卓老曰：“闻见也好，去他怎的？”因问如老曰：“此友那

里来的？”如老曰：“此歛友，特来问学的。”卓老曰：“歛县人都会做大官，都会做大财主，只少会做大圣人的，如今也有问学的朋友，好！好！”如老乃具称余郡大会及余辈季会事，曰：“微歛自正、嘉间，请湛、邹诸老起会，至今六县轮司，岁有常举。今诸友又新立季会，即在坐诸君倡之，问学素已有人。”卓老曰：“呵！这等年年在那里烧柴。”有一远方友遽承曰：“才蒙教，会得处处是火，何论烧柴不烧。柴已尽，大地都是红炉。”卓老蹶然辄起曰：“请大家看火，我去，去！”宁、征跃然。二老及诸友坐候久之，汪鼎甫出曰：“老先生多拜上，不及奉送了。”

海阳程浑之兰见卓老，未获一言。一日与方詡庵先生同坐在坐，卓老嘿然久之，故两自相语。詡老曰：“罗近溪先生当时接人，浑是一团生机。”浑之曰：“然。罗先生接引后学淳恳，真是大慈悲父。”卓老遽顾语曰：“若这等说来，我却没有。我只问你，你见我做什么？”浑之对曰：“觅佛。”曰：“佛在何处？”曰：“遍法界都是。”曰：“你是第几尊？”曰：“我是第一尊。”曰：“既遍法界都是佛，那见你是第一尊？”浑之起曰：“都是第一尊。”卓老曰：“有什么第一尊？”

一友言曰：“佛教实有益于人世，而士大夫每多辟之，何也？”卓老曰：“偏是戴纱帽头巾人辟佛，却自违了平天冠的法律。高皇、成祖诏谕诸文，曾不着眼，只说能距佛、老者，就是圣人之徒，这等真是为下倍上的人。真圣人必敬佛，真圣人之徒必不辟佛。”

一友言：“修行之士，必要聚精炼神？”卓老曰：“千生百劫，已被这精神亏得了不得，你还要聚他？”其友曰：“若不聚他，死后却不散了？”卓老曰：“人人死后精神都

是聚的，那有散的？不但凡人受此亏，自古英雄豪杰及一切神明都是聚的，都是受亏，何曾散得？若是散了，倒好。”

卓老早过世征寓，（疑脱“谓”字）宁、征曰：“昨月夜看你个不明白，今特看你，果然好个学道根器，但未知寿年何如。时不待人，不可错过！”

堂上壁间有卓老自书“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后一着”两句。一日，征问：“‘事未至，先一着’，其义何如？”卓老曰：“我若晓得，便没有病了。”征有省。

壁间又有“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有事常如无事时镇静”之句。宁问：“‘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怎么提防？”

卓老曰：“此我写杨遂庵先生的闲话头，没有什么紧要。”

良久复曰：“凡事也要提防。如出路人不论晴雨，必先备了雨伞；未上船，就要余米买柴，这都是提防。吾人为生死事大，也是这等提防。”宁曰：“吾闻‘父母未生前’一句，诸佛不能道，诸法王子不能演，末后一着，正我学者当求。

所问提防之说，实为此一大事，愿请终教。”卓老曰：“未后一着，即是‘父母未生前’。你既为此发心，从新安特来问学，闻有道者便礼，遇善知识便参，这就是提防了。”随顾征问及一友人。征对曰：“他如今一意信老先生念佛。”

卓老曰：“念佛一门，简易直捷，信心念佛，临终必定往生净土，极稳实，极讨便宜。这也是个提防的法子。”宁曰：

“吾闻华严初住法门，能发菩提心，即往如来家，为佛真子，故曰佛华严，非华严佛。如善财童子不为自身求无上道，惟为救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勤参知识，学菩萨行，即当生成佛，何待临终往生？”卓老曰：

“是信得佛。华严初住法门，发心即佛，乃是最上一乘，极好的事。只是那信不及的，就凭他迟些也不妨。”宁又问：

“有事常如无事时镇静，”卓老曰：“如今一问一答，是有事？是无事？静不静？”宁豁然。

征代震甫问曰：“形色，天性也。天性、形色，既是合一，如何人在生时，眼能见物，死后虽有眼，便看不见，却不又是两样了？”卓老曰：“你莫痴！死后也是看得见的。若死了看不见，学道怎的！”良久曰：“躯壳终是个宅子。”

李如老论及好名者，且曰：“名不可好。”卓老曰：“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真好名的那里讨？我看从古大圣人都以名教率天下。曰名法，曰名理，曰名义，曰名节，种种名称不一，无非所以引诱世人。若没有名，就难处了，何以教化得天下万世？”如老曰：“太上无名。”卓老曰：“无名又自更好。无名乃天地之始，谁敢？”良久，回视诸友曰：“我才说的是狂话，大家莫听。我只重在名教上好。”

鲁川曹先生见卓老已，李如老继见，问才见何人，卓老以（未）答。如老曰：“此老与杨复老，同是我近溪罗先师得力门人。”卓老曰：“是。若非近溪先生，安得二老？”寻复拍台叹曰：“近溪老先生真是个大圣人，我最敬服，惜如今再没有追踪的。”

一友见，卓老问：“你要做圣人么？”其友方辞逊，卓老曰：“圣人也没有异样。常人多是说空头话的人，圣人只是个不说空头话的人。”友有省。

卓老时寓永庆伽蓝殿，因记其门帖云：“少作书生，未见升堂入室；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

（潘曾紘：《李温陵外纪》卷二）

袁中道编：《柞林纪谭》

书《柞林纪谭》

双髻峰雪头陀，以三盲偈为云栖所印可。余尝以卓老叩之，曰：此禅门之纵横家，似之者拙，学之者死。会家弟慧晓自武林归，手《柞林纪谭》一篇示余。其所持论，虽散见卓吾诸书，而一时嬉笑怒骂，壁立万仞之机锋，如写生照，更觉可喜。头陀弹指赞叹，不啻饥十日而享太牢也。嗟嗟！法道之复相现矣。睡庵先生云：衲子秃似吾侪，舌似卓老，两似而两不似。顾影无一俦，安得不似青蝇为吊客邪！小修眼空甚，而拾其牙慧，隐其姓名，盖恐小根狭器，以耳食而不以气听，不足与庄语耳。则小修之嬉笑怒骂，毋乃更甚于卓老乎！初夏九日禅月楼漫题。

（潘曾絃）

柞林纪谭

柞林叟，不知何许人，遍游天下，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庚寅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时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再访之，遂不知所在。予仿佛次其语，以传于后。

伯修问圣凡同异之分。叟曰：“不必论圣凡同异，公且

指何者为圣，何者为凡。”

予问叟遍游天下，目中有何人？叟笑曰：“我从来不见有一人，果然真正豪杰难得，纵有，也不是彻骨的好汉。”予伫思少许，问曰：“古来如荆轲、田光之流如何？”叟张目曰：“是何等人，可容易说。古人真是爱身惜死。你看，荆轲与鲁勾践博，少目摄之便去。本为狭（侠）客，睚眦报讎，却乃如此怯懦，方知古人的心肠不同。我又且问诸公，只田光先生一死，为着甚的？”中郎曰：“定不为太子，疑或是图一段好死耳。”叟曰：“这等说，却冤了田光先生。”予曰：“大段是激怒荆轲。”叟曰：“荆轲岂是不勇的人，何须激怒？古人这等去处，细不可当。只一死，燕太子之事定矣。光知荆轲之杀秦王，易于反掌，只愁他不为人用，看得太子不在眼里，光既已死，则荆轲安得不为太子用，安得不为太子死哉？若然，是献图搥胸、已豫定于田光断气之日了。其中柱，天也，非人之所可逆睹也。然则光一死，而太子之愿已遂，事已成。死有重于泰山者，非是之谓乎？予读书到此，便为堕泪。古人的头好不容易掷，人知他极粗处，不知他极细处。”伯修问曰：“后来如临济、德山之流，亦是此等人否？”曰：“正是此等人。公看是何等力量，何等骨头！不论什么人，便大棍打来，不是大豪杰，无此举动。”曰：“荆轲、田光之流，还须学道否？”曰：“荆轲、田光之流，我还要他学道。我却不要公学道。”伯修惊曰：“若是，学道无用矣。”曰：“真无用。”曰：“如是则流入生死去。”曰：“诸佛亦并不曾出生死外。”曰：“何以别于众生？”曰：“有甚众生？”

问六经，曰：“《易经》真是圣贤学脉，《书经》则史官文饰之书，《春秋》则一时褒贬之案。”

问管仲，曰：“他是太公一流人。”

问晏子，曰：“真好汉，伏庄公尸而哭，人自然不敢杀他。我说，这等样去处，真是孔子作不得的。”

问留侯，曰：“少年时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寻搜不见，一定是幻术。不然，躲在何处？凡天下学术决定破，若破，死必矣，都是险事。所以黄石公不准他。人人有箇活机括，取之无尽，用之不穷。”

问韩信，曰：“真可笑，蒯通说得极透彻，尚然不醒。渠解衣推食，为着甚的？不过诱你作他奴才耳。这等岂可唤作恩？可称呆狗！”

问杜甫，曰：“今人徒知杜甫诗之妙，不知甫是什么样人。当甫从贼中奔行在，千辛万苦，魂尚未定，甫得一官，救妻子之不暇，于时即荐岑参为补阙。你看是何等心肠！如今人困穷投人，不知如何承人颜色。当时甫漂零严武幕下，一日乘醉，忽然张目大言曰：‘严挺之乃有此儿！’你看是何等气岸！”予曰：“武当时生杀在手，假令因此言被杀，也无用。”曰：“渠当时也不暇计他杀与不杀，直是胸中豪气不可忍耳。即杀也顾不得。”

问太史公何如人？曰：“天下大侠。当时李陵降虏，陇西之士皆耻出其门下，马迁独救之，非独枯木寒灰，无势位之可附，亦且负不忠不义之名，救之而无以自解于清议者也。无恩无名；而又有不可测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于意气，非后世矜重名义之流可比。”

问何心隐何如人？叟张目曰：“这样人，什么人？好轻易！”予方吐痰，叟笑曰：“渠吐一口痰，也是自家的。”予问夏侯太初临刑神色不变，于此道有少分否？曰：“不相干。只是一箇有力量人。我昔于法场见有四人同斩，有两人